

# 老兵憶往

杜本道

拜讀會長劉鑑先生編著的「日寇侵華血

淚史」；勾起我一生痛苦的回憶；民國廿

七年，我才十二歲，農曆年過後家裡就沒

有東西吃了。大舅父帶著我出門去討飯，

由楊家壩、劉家寨，十八里河到了棗陽，

往南四十里到吳家店，一路平坦好走，再

往南就是山地了。

到清潭找到二舅父（一家糧行當賬房）帶

我二人到城外山邊一間破廟裡住了下來。剛趕上

「三月三」當地人舉辦的廟會，我扮演「水漫金山寺」裡

青蛇，由人抬著在清潭街上遊行，賺了一斗白米。同時由二舅介紹我到

北門外鄉間替人放牛、沒有工錢，只管吃飯，就這混到四月初，家鄉的

大麥黃了，有了吃的，跟著大舅背起討來的白米，回到楊壩家鄉。

廿八年過了三月，又沒有東西吃了，依舊要飯去青潭，找到老東家

放牛，過了大約一個月，被人騙去替他拉小車，青潭到吳家店是山路，

過了吳家店道路平坦就不用拉了，吃飯時給我喝了幾口酒，就讓我一個

人醉倒在路邊，直到深夜凍醒，方知被人甩了，好在第二次出外，雖然

身無分文，路邊有菟苳苗可吃，有時向人討些剩飯果腹，第二天到了棗陽，沒進城，經三里廟、十八里河，到了劉家寨，這時日本鬼子已陷棗陽，到處都是鬼子兵殺搶！不能再走了，就躲進廟裡，又被和尚趕了出來，硬著頭走向劉寨東門，又被逃難人群擠著到了一片墳場邊，看到一兇殘的鬼子兵拿槍刺殺我們的傷兵，有七八人被刺倒在水溝裡，還沒有死，腸子流出肚外，一大灘血，慘不忍睹，鬼子兵把我抓到他身邊，搜了全身，什麼都沒有，可能是看我是小孩子，也可能是我命大，沒有殺我就放我走了。

當時我並不感到怕，還看他眼，走了幾步，我又回到死傷的傷兵處撿拾了好幾個雞蛋（因為家窮雞蛋是很難吃到的）。

據說日本鬼子打到南陽，就被十三軍打退了，鄂北一帶又恢復了平靜。

廿九年過了年，又該我要飯了，阿彌陀佛！我最敬愛的蔣媽媽宋美齡女士，派人到各戰區搶救難童，我才不再要飯了。

廿九年二月二日，離開家鄉棗陽，輾轉流浪到了大後方四川重慶，分進「戰時兒童保育院」書沒讀好，反成了「四川三害」之一，當年有一首「打油詩」是這樣寫的：「四川三害人人知，欺壓百姓十八師；傷兵老爺不講理，難童到處偷東西！」

抗戰末期，我考入航空委員會學修飛機，卅八年隨軍撤退來台，一轉眼六十年過了！人也老了。

目前生活尚稱安定，每月領取就養金，生病有榮民醫院照顧，感謝國家，感謝蔣媽媽！使我臨老不會再要飯了。謝謝！謝謝！